

學

統

學統卷之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自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贈開府

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張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任大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生
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
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
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
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貧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
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
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
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

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

固○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
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過
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
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鄴○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
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
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
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
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
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

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乃無一人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二百餘爲政者疲於省覽無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而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

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盜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且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

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

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

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別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

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

驟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
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頻求對
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
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卽橫渠伊川二先生也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

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
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
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
典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
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
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
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
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
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

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免。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盡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

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漣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

帥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卽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救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

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

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
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
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
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乃罷復舊任。先生
至邑。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
邑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
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
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
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

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

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
請先生蓋亦自陳先生不肯使遂言不當貸先生力
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
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
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
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
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
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

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即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

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
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
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
竄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
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
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老穉數百道
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先生以親老求近鄉
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
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以先生

時望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
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
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
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
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温聽
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而測其蘊則
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
其行已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
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
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
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
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
也因其高明白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言精義。具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并行。後世學者咸賴之。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爲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爲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猗與盛哉。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先生葬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於道曰。明道先生之墓。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伊川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先生旣歿門人爲文敘述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又曰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天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一箇風以動之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爲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又曰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

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
屈。

又曰先生歸洛日以讀書勸學爲事義理精微樂告
不倦士大夫從之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又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嘆息而先
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又曰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

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況堂與乎。

又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某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莫不感悅而化服。

又曰。先生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哇眇。望其容。

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又曰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某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曰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也

又曰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

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河南朱氏曰。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
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
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
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
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
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
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
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

也。先生得聖人之識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於兄弟則誠，友於朋友則誠，信修身飾行則不愧，屋漏出政臨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貴，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

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
養○之○厚○能○至○於○是○與○嗚○呼○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
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
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
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其○氣○貌○清○明○
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
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
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

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洽所規矩準繩蓋
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濱別都乃
士人之區藪皆從之質疑解惑士大夫之往來過洛
者必造其門莫不心醉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益
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又曰先生之材大小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
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包涵博大悠遠雖下
天地同流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教守兵
之法靡不講究皆造其極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此有志之士所以痛惜而長嘆也。

成都范氏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憐恤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

上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
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
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
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
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
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
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
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

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
及聞其卒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
不幸也

廣平游氏曰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明誠夫子張
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故從之游者多
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
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
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
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

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猶不爲人講論。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邈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又曰：先生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

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蓋先生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從之。○學飲和茹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貧者忘饑寒。○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

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佹○然○無○據○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嗚乎、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循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夫

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淡○
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
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
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
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
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盜○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
成○名○盜○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
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

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
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
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
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
者○不○可○得○而○道○也○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
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又○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

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撻決了人。
上蔡謝氏曰：先生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個
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
人而人化之。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
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看他去齊宿晝氣象，則別明
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
不起，明道作詩以寄，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然於去

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鄒氏志完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又曰。明道云。元氣會則生聖賢。又云。凝然不動是聖人。又云。惟善通變是聖人。又云。凡人之弗能爲者。聖

人弗爲其形容聖人至矣盡矣。

朱子曰明道語宏大。

又曰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

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

又曰明道言語儘寬平。

又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定性書是二十二十三時作。

又曰明道可比顏子。

又曰學者想像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又曰、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曾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或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朱子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

絡脉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推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擴然
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
去看方始得。

又曰。明道荅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
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入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

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又曰。明道所云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又曰。明道定性書中。有自私自用智之語。是因橫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擴然而大公。

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
又曰。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

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朱子
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
隨。理。順。應。

又曰。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
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
可。見。

問。明道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朱子曰。正。心。誠。

意以後事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朱子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

又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又曰。明道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又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會得此。便是。

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爲苟徇其說也

又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

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所以愚皆獲其益

參軒薛氏曰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

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又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曰：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又曰：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又曰：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當。

又曰：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爲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爲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

哉。

又曰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
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
志。

又曰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
事皆然。

又曰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又曰程子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敬齋胡氏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說前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

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祐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又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又曰。明道行狀云。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其爲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民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又曰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
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
下第一人也

又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
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又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下
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
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
也

整菴羅氏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莫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又曰、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

伯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絕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求歸於至云。

又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
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有下落。性無
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
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
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
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詭
已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
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又○圖○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禮○裁○培○如○求○經○義○皆○裁○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夫○以○義○禮○裁○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說○得○十○分○精○密○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爲○第○一○義○徐○而○察○之○大○率○要○灑○脫○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功○夫○言○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又○曰○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者

莫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已復禮，乃所以爲道也。克已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卽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解

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而識
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
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世
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又曰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前
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氏傳授心法常
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

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愚○按○明○道○之○學○當○時○擬○之○顏○子○後○世○舉○無○間○言○以○其○天○資○純○粹○優○入○聖○域○而○無○迹○此○固○然○矣○然○明○道○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又○曰○學○者○不○必○遠○求○只○一○敬○而○已○便○是○約○處○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間○斷○又○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學○者○須○守○下○學○止○達○之○語○

乃學之要。就此數段觀之。明道之大指。可見。其於
取佛首。脯池龍。聞老釋。孜孜焉。於異端邪說。非
不遺餘力。則其於是非邪正之介。抑何其嚴也。後
之爲明道者。吾惑焉。以濂溪令尋孔顏樂事。目之
爲佛家公案。轉參而轉惑。又因明道與學者言。偶
引一二禪語。以爲沉遂。從而摘取語錄中之微。近
高渾者。混入於瞿曇拳棒之間。以爲儒釋渾同。
左券舉凡好高立異之士。未有不相率而陷溺於
其中。一倡百和。日新月盛。方袍圓頂。坐蒲面壁。其

人曰明道在是。吁。豈不重可嘆哉。夫明道首問學。端而後人翻以異端誣明道。然則今之所謂明道之學者。固卽明道當日之所痛心疾首。深恐其爲害於天下後世。不憚以其身。啜啜焉爲之力闢而痛斥之者也。愚嘗曰。顏子明道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日流於空蕩。愚又曰。初學學顏子。不如學會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會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亦深懼夫學者之長難而趨便。舍平實而驚高遠。其流弊殆至如

取於鄙說云

學統卷之七終